

徵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一碗麵的風土人情

謝冰

在我們的飲食裡，麵條是一種極平常卻又極講究的食物。麵條不像大擺宴席那樣鋪張，卻又別有滋味。有人說，一碗麵裡藏著一方水土風情。我走過不同地方，才會發現麵條的做法千差萬別，每一種都有自己的性格。

北方人對麵條的感情最深。在黃河流域，麥子是最主要的糧食，家家戶戶都會和面、擀面。山西人做面最有名氣，他們把麵條做出了許多花樣。刀削面便是其中一種。麵團和好以後，師傅一手托著面，一手拿刀，「喇喇」幾下削進鍋裡。麵條落水時翻著卷，煮熟後勁道十足。街邊的小麵館裡，一碗刀削面配點滷肉和青菜，熱氣騰騰，吃的人往滿頭大汗，卻格外過癮。

陝西的麵條則更顯豪爽。油潑面是當地人常吃的家常味。寬寬的麵條鋪在碗裡，撒上蔥花、辣椒面，再把滾燙的熱油一澆，「滋啦」一聲，香味立刻冒出來。再拌上醬油和醋，一碗麵便有了靈魂。很多外地人第一次見到油潑面的陣勢，都忍不住多看兩眼。

到了甘肅蘭州，麵條又換了一種面貌。蘭州牛肉麵講究「一清二白三紅四綠五黃」：清湯、白蘿蔔、紅辣油、綠香菜、黃麵條。清晨的蘭州街頭，牛肉麵館總是最熱鬧的地方。師傅在案板前拉麵，雙手一抖，麵條像絲線一樣拉長。幾分鐘後，一碗香氣四溢的牛肉麵就端上了桌。南方的麵條，則多了幾分溫潤。

江南一帶講究細緻。蘇州人吃麵講究「湯清、面細、澆頭精」。清晨走進麵館，總能看見櫃檯裡擺著各式澆頭：爆魚、燻肉、蝦仁、雪菜。點好面後，師傅把麵條放進滾水裡煮，再舀一勺清湯，最後把澆頭鋪在上面。吃的時候要先嘗湯，再拌面，慢慢品味。

南京人對麵條也有自己的偏愛。鴨湯麵在當地很常見。鴨骨熬出的湯味道醇厚，配上細面和幾片鴨肉，再加一點香菜和胡椒粉，既暖胃又解饑。很多人清晨來一碗鴨湯麵，一天的精神都跟著起來了。再往南走，到了廣東，麵條又變得清

爽起來。雲吞麵是典型的代表。細細的竹升面彈性十足，碗裡放著幾顆雲吞，再加一點清湯和青菜。廣東人吃麵不求濃烈，而是追求鮮和清。那一口下去，味道淡雅，卻讓人回味很久。

如果說北方的麵條豪邁，南方的麵條溫和，那麼西南的麵條則多了幾分熱烈。重慶小面是最典型的例子。麵條不算複雜，但調料卻豐富。辣椒油、花椒、蒜末、醬油、醋一層層疊加，拌出來的味道麻辣鮮香。很多重慶人早晨離不開這一碗麵，吃得額頭冒汗，卻覺得格外過癮。

四川擔擔面則更有故事。相傳早年間挑擔賣面的商販走街串巷，擔子一頭是爐子，一頭是麵條，於是得名「擔擔面」。麵條細而筋道，拌上肉末、花生碎和紅油，香味濃郁。雖說是一碗小面，卻有著濃濃的市井氣息。

如果繼續往西北走，新疆的拉條子又是另一番風味。麵條手工拉成，粗細均勻，配上羊肉、洋蔥和番茄炒成的菜碼，

拌在一起，味道濃郁而飽滿。走過這麼多地方，常常會覺得，一碗麵其實就是一方生活的縮影。不同地方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把簡單的麵條做出各自的風味。有人愛清湯，有人愛濃油；有人喜歡細面，有人偏好寬面。

麵條雖然普通，卻承載著各地的飲食習慣，也藏著許多生活的記憶。在許多家庭裡，麵條總是最溫暖的食物。

孩子過生日要吃長壽麵，遠行的人回家也常會先吃一碗麵。麵條細長，寓意著日子綿長，生活順遂。

這些年，各地的交通越來越便利，每到假期總喜歡出去轉轉，正好也能品嚐到各地的麵食。北方的麵館開到了南方，南方的麵條也走進北方。不同地域的味道在交流中相互融合，讓人有機會在一張餐桌上嘗到更廣闊的風味。

一碗麵，看似平常，卻連著廣闊的土地。

從黃河到長江，從西北到江南，各地的麵條在鍋裡翻滾，也在歲月裡延續。那些手藝、習慣和味道，都是民間生活的一部分。

如今我們的國家日益繁榮，城市繁華，鄉村安定，各地的飲食文化也在不斷傳承與發展。普通人的日子在煙火氣中慢慢變好，而一碗麵，依然是許多人生活裡最樸素的慰藉。

百尺東風舞紙鳶

李運明

草長鶯飛二月天，拂堤楊柳醉春煙。這時節，我喜歡去放風箏。

放風箏，自然要有風。古人即有「百尺東風舞紙鳶」「忙趁東風放紙鳶」的詩句。陽生春回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那風輕輕的，柔柔的，如少女的吐氣如蘭，又似絲帛的輕輕拂拭，最適合放風箏。拿著風箏來到野外，雲淡天朗，地闊草稀，河邊綠柳如煙，田野樹枝鐵畫銀鉤，空中鳥兒抖翅掠過天際，滑翔一串鳥鳴，天地之間更顯遼遠而空闊，彷彿是專為放風箏而天設地造。

小時候，我即喜歡放風箏。那時候沒有賣風箏的，風箏要自己做。我曾做過一隻「五角星」風箏，先找來一個大掃帚把子，小心地用刀破成一條條竹片，接著用刀細心地將竹片刮成薄薄的篾片，再挑出五根長短寬窄厚薄一致的篾片，紮成五角星的形狀。然後找來幾張潔白的光連紙，小心翼翼地糊在「五角星」上，還不忘在底面寫上「中國」兩個大字。風箏糊好了，我又拿出偷偷攢下的兩毛錢，去街上的針線攤兒買了一軸細細的尼龍線，繫在風箏的前端，做為風箏線。為了保持風箏的平衡，最後還要用小指粗細的麻繩給風箏綴上一條尾巴。

風箏做成，要放飛了，一群小夥伴簇擁著我，我們興奮地來到空曠的田野裡。田野裡風輕輕的，地裡的泥土酥軟酥軟的，我讓一個小夥伴雙手舉著風箏。我喊：「一、二、三！」那小夥伴應聲往上猛地用力一推，風箏脫手而起，我趁勢拉起風箏線跑動起來，風箏凌風飛起。可是剛飛到樹梢高，由於頭重尾輕，一頭栽了下來。我搖搖頭，給風箏接續尾巴。再一次放飛，風箏比剛才飛得高了，但是卻像喝醉了一般左右搖擺起來，顯然還是痼疾未除，得再接續尾巴，可麻繩已經用完了。這時一個女同伴自報奮勇解下自己鮮紅的絲巾，遞到我手裡。我把絲巾接在風箏尾巴上，然後第三次放飛。這一次，風箏平地起飛，我手裡的線放得越來越長，風箏越飛越高。潔白的風箏，飄蕩著的鮮紅的絲巾，像一幅畫一樣定格在藍藍的天空，彷彿欲與白雲試比高。一股強烈的自豪感激盪著我們的胸懷，夥伴們歡呼著，跳躍著，有的還連連翻起了跟頭。

兒子小的時候，也喜歡放風箏。這時候風箏已經不需要自己做了，各式各樣的風箏都能買到。每年早春，我都帶他到公園裡去放風箏。公園門口，賣的風箏造型各異，色彩繽紛，琳琅滿目。買好風箏，來到公園中央的草地上。草地上放風箏的人很多，有父母帶著孩子的，有小夥伴結伴而來的，有情侶，也有看似退休的老人。草地上空飄蕩著各式各樣的風箏，有「蝴蝶」，有「蜻蜓」，有「金魚」，有「老鷹」，有動漫卡通形象，也有鱗爪栩栩如生的「長龍」，形態各異，不一而足。

兒子喜歡「小蜜蜂」。風箏放起來，「小蜜蜂」展開翅膀，高高地飄浮著。兒子悠然地一會兒收一收線，一會兒放一放線，「小蜜蜂」好像一邊在飛舞著，一邊在俯瞰著大地，尋覓著鮮艷的花叢，準備採花釀蜜。兒子每每高興得樂而忘返。

如今我還常常去放風箏。閒暇之餘，我喜歡帶著風箏來到河邊，河邊有開闊的草地，草地上的一層枯草。泥土軟軟的，草柔柔的，踩上去好像是踩在鬆軟的地毯上。我愛放「燕子」風箏，因為燕子是春天的使臣。

清風徐徐，我把「燕子」迎風放飛起來，「燕子」展翅越過綠柳，跨過小河，越飛越高，向四面八方傳遞著春天的信息。在和煦的春風裡，萬物復甦，小草偷偷地探出頭，柳樹不知不覺地含苞吐翠，麥田里鋪展著鮮艷的綠，迎春花串起嬌嫩的黃，桃樹綻放出粉粉的紅。驚天，我驚喜地看到真的有一對燕子飛過來，丟下一串呢喃，穿花拂柳而去。我索性仰躺在地上，看著我的「燕子」隨風飄蕩，一時間相看兩不厭，心隨風箏飛上了天。

放風箏，放飛的是一份物我兩忘的情趣，更是一份「好風憑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」的豪情。不管是大人，還是孩子，有了這份情趣，有了這份豪情，才會更好地去擁抱春天，意氣風發地走進春天。

虹落泗溪廊橋遺夢

熊代厚

廊橋是一個很美的詞，讓人想起《廊橋遺夢》這部電影，雖是過了十多年，但廊橋在心中總有一種詩情，一份畫意，讓人嚮往之。

中國有許多地方有廊橋，廊橋最多的地方是溫州的泰順，被稱作「中國廊橋之鄉」，藏著三十餘座古廊橋。

本沒有計劃去看泰順的廊橋，結束文成縣劉基故里後，準備直接到溫州市區，去看朱自清故居。朋友看我從文成到溫州，說可以順路去看一看泰順的廊橋，很美，值得一看。

泰順的廊橋是有詩，還是有夢？我把導航調整到泰順的泗溪鎮，這裡有著名的北潤橋與溪東橋。

上午十點左右，我來到被群山環抱的泗溪鎮。薄陰的天氣，雲霧給它披了一層最細柔的白紗，彷彿要將這片土地與塵世的喧囂隔離開，真是養在深閨人不識。

一條小河靜靜地躺在眼前，如碧玉一般，清得見底，水中游魚無所依。沿著河邊棧道往前沒有多遠，首先看到的是北潤橋。

橋在小河與溪流的交匯處，遠遠望去，橋身無墩，純以粗木疊架成八字拱骨，如蜈蚣展身，穩穩托住二十間廊屋，既有中式建築的精巧，又有山野間的雄渾。

踏著河裡一塊塊礁石，我來到橋邊。橋邊有兩棵千年古樟樹，粗壯的樹幹需三四人合抱，皸裂的樹皮如老人佈滿皺紋的手掌，刻滿了歲月的溝壑，卻依舊枝繁葉茂。

虯曲的枝幹向四周舒展，濃密的枝葉交織成巨大的綠傘，覆蓋了半個橋身，與紅牆灰瓦的橋身相映成趣，難怪被譽為「世上最美廊橋」。

古樟樹的上面是依勢而建的一家小舖，隱在濃蔭裡，甚至感覺是建在大樹裡。店裡坐著一位老人，鬚髮皆白，他安詳地看著橋，好像在細數百年的光陰。

抬頭望去，廊橋的編梁木拱結構精巧得令人驚歎：長短不一的木樑縱橫交錯、相互咬合，不用一釘一鉚，卻如渾然天成般，穩穩支撐起整座橋的重量，橫跨近三十米的溪面，如一道無形的脊樑，扛起了百年風雨。它是中國木拱橋傳統營造技藝的巔峰之作，被列為世界級非遺。

這種古老的營造技藝，是北宋虹橋技術的活化石，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先生曾專程前來考察，望著這巧奪天工的架構，讚歎北潤橋與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虹橋誤差不足百分之五，堪稱中國古代橋樑建築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。

我慢慢地走在橋上走著，腳下的木板被千年的腳步磨得溫潤發亮，指尖撫過，能觸到木紋裡沉澱的歲月溫度，每一步踏下，木板便發出輕微的「咯吱」聲響，似老者低低的絮語，與潺潺溪水聲交織在一起，像是在與過往的歲月輕聲對話。

站在橋上，長廊兩邊都有木窗，形成天然的畫框，遠處的青山，近處的村莊，清澈的河水，包括那古老的樟樹，都一一入畫，如同仙境，美不勝收。

來到對岸，有三座石雕像，分別刻著三個名字：陳汝昌（1642—1730）：下橋村鄉賢，建橋總負責人。林友卿（1644—1719）：當地鄉紳，負責募資與協調。僧明燈：下橋寶琳寺住持，以寺院力量參與募資與組織。

古人說三個臭皮匠，湊成一個諸葛亮，何況這三人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，而是集智慧、財力與愛心於一身的人，難怪北潤橋建得如此精美。

北潤橋向東，過一條小街，便來到溪東橋。如果說北潤橋是雄渾大氣的壯漢，肩扛風雨、沉穩厚重，那溪東橋便是秀雅溫婉的女子，眉眼含情、靈動飄逸。

它始建於明隆慶四年，清朝中期大修。中間數間高高隆起為樓閣，打破了橋面的平緩，更添幾分靈動。

溪東橋和北潤橋一樣，整橋不用一釘一鉚，全憑榫卯咬合，拱骨相貫，梁枋相扣，如天工織就的網，承住數百年風雨。

走進橋廊，迎面寫著「月波搖影」四個字。廊內的柱子和樑上雕著各種精美的花紋，有鯨魚吐水，有唐僧取經，還有梅蘭竹菊，一幅幅栩栩如生。廊窗漏進的光，在柱上、梁間投下斑駁，看得見木紋裡的滄桑，也摸得到匠人的溫度。

在橋的另一側，立有一個銅像，上面寫著林正緒，乾隆年間人，他是當地的鄉賢，為人端方正直、好行義舉，和另一個鄉賢王佐共同捐巨資，募集鄰鄉共建。

我從各個角度去觀察這座橋，無論從什麼角度看，它都像一架彩虹，橫臥在河上。

它是橋，是建築，是技藝，更是時光的容器。藏著明清風月，載著鄉人往來，守著東溪的歲歲年年。站在橋上，看流水東去，聽山風穿廊，便懂得：有些美好，是有人無私奉獻出來的，它從不需要喧嘩，只靜靜立著，便已是人間至味。

泰順有許多廊橋，我只走了這兩個，但感覺已經夠了。這兩座廊橋像是一對姊妹，是泰順廊橋的顏值與技藝擔當，守護著一個溫馨的港灣，讓人們在喧囂中尋得一份寧靜，在歲月的流轉中，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堅守與溫暖。

老院子裡的時光

張忠報

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母親執意要搬回老家住。她這樣提議已經不止一次了，但每次都讓我勸了下來。一方面，母親患有高血壓和高血糖，且年事已高，我不放心她一人在老家住；另一方面，我已習慣了母親陪伴在身邊，用「離則兩傷」這個詞來形容我和母親的感情，再恰當不過了。但這一次，她的態度似乎格外堅決，甚至開始悄悄疊裝一些隨身攜帶的衣物。思慮再三，我感覺還是尊重她的選擇比較穩妥。

母親一生熱愛勞動，雖然已經年過七旬，但平時很少閒著，不是在忙著買菜做飯，就是在忙著洗衣拖地，而且我還有個年幼的二寶需要照看，如果仍住在一起，她也十分勞累。現在她想過一種清淨的生活，她和老家裡的鄰居們都很和睦，也許對她而言，那方小院才是最安心的歸宿。再說我就住在縣城的小區裡，離老家

並不遠，開車十分鐘就到，隨時可以照應，也能常常帶孩子前去陪她。當我對妹妹說出了我的想法時，妹妹也表示贊成，並主動承擔了去修理舊院的活。這幾年，妹妹一直承攬一些裝修活，對此輕車熟路，由她負責我也放心。

家裡的老房子是父親生前蓋的，至今已三十多年了。那時父親是一名手藝精湛的瓦工，常年帶領施工隊修建房屋。我們家蓋房子時，他更是精心籌劃，從材料的選用到施工工藝，再到每個角落的佈局，每一處都傾注著他的心血。

雖然房子的主體結構依然穩固，但由於年久失修，也出現了一些缺陷——牆面脫落的砂漿和滴水線需要重新修補，銹蝕的給水鐵管要換掉，原來的鋁芯電線需換成銅芯的，才能適用現在大功率的家用電器……

修理院子的時日，妹妹在朋友圈發了段視頻。

視頻中，她穿著沾滿了白灰的藍色工作服，正嫺熟地給牆面刮膩子；配文寫著：「這是我老家的院子，這兒的每個角落都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每一處都讓我回憶起父親。現在重新修理一下，好讓母親頤養天年！」視頻發出後引來不少點贊，我看到後更是感同身受，一些塵封的往事瞬間湧上心頭。

我曾聽母親念叨過，近幾年，村裡很多年輕人都在外面買了樓房，有的還住上了寬敞的別墅。不過，外面的房子再好，也沒老家的房子讓人感到親切。就像妹妹說的，老家的每個角落，都藏著親情

的溫暖。我至今記得，那年春天蓋房時，一個黃昏，勞累了一天的師傅們都走後，父親還拿著瓦刀加班墾院牆。當時他滿頭大汗，母親在旁邊遞磚頭，我和妹妹年幼，也幫著運砂漿。院子裡鋪的水泥方磚，全是父親帶我們預制的一一他用簡易的木方拼成模板，然後澆築混凝土，養護成型後，全家齊心協力，一點點地找平著鋪滿院子。院子中間的梧桐樹，是父親親手栽的，堂屋裡的沙發與組合櫃，都是他買好木材，請木匠師傅加工而成的。可以說，老家裡的一磚一瓦，都映著父親忙碌的身影，他一直為打造一個溫馨的家而忙碌著。

但新房蓋完沒幾年，父親便匆匆離世了。此後，是母親支撐著這個家，含辛茹苦地把我與妹妹拉扯大，看著我們相繼成家。

三十年前，是父親帶著我們搭建庭院；三十年後，換了妹妹和我為母親修繕舊院。我們把庭院所有的牆面都重刷了乳膠漆，水電線管都重新敷設，院子裡也重新鋪裝了地面……經過一個多月的忙碌，整個院子煥然一新。當然，這期間，年邁的母親也不時幫忙拾掇，而且她是最欣慰的，時不時還念叨起父親當年蓋房的點點滴滴，眼神中滿是對舊日時光的懷念。

站在修繕一新的庭院中，聽著春風刮過梧桐樹梢的聲音，我忽然意識到，很多人眷戀家鄉，其實是眷戀那些血濃於水的親情；就像我們家的老院落，它不但是我和妹妹童年的港灣，更是一家人永遠的精神家園！

文藝副刊

海韻

